

唐宫女性三部曲

# 上官婉儿

在毕生的自我保护的战争中，上官的身体就是一种智慧，一件武器，她要通过身体的桥，抵达无比渴望的生命的岸。

赵玫◎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唐宫女性三部曲

# 上官婉儿

赵玫◎著

中华书局  
北京

新出图证(鄂)字0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官婉儿/赵玫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4

(唐宫女性三部曲)

ISBN 978-7-5354-7019-5

I.上… II.赵… III.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6425号

责任编辑:刘星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70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26

版次: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字数:410千字

---

定价:39.00元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智性女人的社稷天下

赵 玫

这是一部女人的历史。

一个怎样的女人？

她的爱与恨。而她的爱与恨又是怎样地悬浮于那个巨大的政治背景之上。

上天降她于苦难之中，让她在襁褓里就沐浴了血雨腥风。那是亲人的血。是亲人的生命在流失。于是她在苦难中玉成。玉成一个非凡的女人。那是生命最初的时刻。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坚忍的人生。她便是凭靠着顽强的毅力，终于以横溢的才华走出了后宫黑暗的永巷。如此她摆脱了旧日的苦难，却又流落于仇人的营垒。她是在仇恨和复仇中生存并且成长的，她所面对的是那个曾将她的家族满门抄斩的女人……然而她竟然归顺了她。归顺了那个伟大的女皇。那是女皇的何等的魅力，又是这个女人怎样的胸怀。她竟然可以如此地尽释前嫌，乃至于忘了家族的血恨，忘了她所面对的就是她日日夜夜想杀死的仇人。她不仅抛却了心中的仇恨，甚至爱上了她的敌人，并且从此梦想着，有一天能为她的主子赴汤蹈火。

这究竟是个有着怎样经历的女人？而她的生命又是由什么构成的？她何以能够在宦海中沉浮？又能够久久不被淹没？

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上官婉儿，那个几乎和武则天同样伟大的女人。她也同样热爱权力，热爱着女皇所给予她的政治的生命。对婉儿来说，政治的生命就等于她的生命，因为她刚好是一个视政治为生命的女人，而又在政治的领域中拥有着非凡的才华。或者说婉儿就是个政治天才，她就像她那个时代帝国上空的一道长风。她只是被她的奴婢身份限制了。是生存的恶劣环境使她不得止于人臣的位置。那是天意。否则，如果婉儿做了女皇，那天下不知又会是怎样一番壮观的景象。

婉儿之所以吸引我，当然首先是她的名字。很男性化的复姓的上官，和

很女性化的甚至是柔媚的婉儿这样组合着。上官婉儿。名字的魅力和意义很重要。那从来是我很在乎的。

婉儿生活在没有男人的环境中，然而她的骨子里却天然生成了一种男子的气概。婉儿又天生是一个女人，因此她只能以女人阴柔的方式来生存。上天赐予她聪明智慧，她便以此来雕琢自己。在艰难的尘世中，她慢慢成为了那个中庸狡黠、八面玲珑的女官。她学会了圆融的关照，学会了左右逢源，学会了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以至于在偌大的男性朝廷中，唯有婉儿才堪称智慧的主宰。也唯有婉儿才能够真正地权秉国政，叱咤风云。

婉儿几乎终其一生地生活在武则天的身边。在某种意义上，婉儿是比武则天更加了不起的女人。武则天靠着她的美貌和对权力的无比热衷，先是爬上了皇后这个作为女人最高的位置，进而登基称帝，又拥有了皇帝这个作为男人最高的位置。于是她扬眉吐气，颐指气使，她可以任性，可以威严，因为她总是高高在上，总能将世人踩在脚下。然而婉儿不行。因为她是侍女，她是奴婢，所以纵然她有千种风流万般能耐，也只能把它们深深地隐藏起来，隐藏在女皇的光辉下，并在隐藏中使自己闪光璀璨，顽强地发出那躲躲闪闪的光芒。

永远被遮掩在武则天的阴影下，婉儿是压抑的。她的被武则天满门诛杀的身世，使她一出生就被烙上了仇恨的印记。这仇恨，是婉儿的，也是武则天的，就夹在她们这两个同样伟大的女人中间，像一道屏障，阻隔，又像是一团燃烧的火，随时可以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毁灭。而她们却要隔着那屏障那火焰朝夕相处终日纠缠在一起。没有选择。上天就是这样安排的，让她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充满了戏剧性的、生与死的冲突。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也是真实的魅力，在吸引我。将两个有着夙怨的女人安置在一起，看她们是怎样以智慧来驾驭这重复的关系。这其中既充满了一种探寻的乐趣，又让你对那个充满了悬念的终局满怀了期待。终于，武则天到底没有杀婉儿；而婉儿，也没有去杀她的仇人武则天。那么她们是怎样共荣辱混恩怨的呢？这便是我在我的这部小说中所要探求的。于是把两个女人的内心铺排开来，沿着她们人生的轨迹，去寻找她们能将仇恨融解的真正原因。如此解释着并且描述着。但那或许终究不是真实的。真正的谜底不在今天。今天的我们只能猜测。往事被尘封。随着武则天在上阳宫悲凉而悲壮的死，随着婉儿被唐玄宗李隆基英勇地斩于刀下，历史便被这两个卓越的女人带走了。

所以，写婉儿便离不开武则天。武则天是这部作品中永远也绕不开的一座大山。女皇无法回避甚至不可能仅仅把她当作一个伟大的背景，因为她是婉儿终生所附丽的一个权力最大位置最高也是最智慧最强大最杰出的女



人。婉儿因她而生而死，又与她共同着政治和命运。二十七年的风风雨雨，婉儿始终和女皇生活在一起。她恨她爱她，甚至被她黥刑之后，在脸颊上毕生佩戴的羞辱中，她还依然死心塌地地效忠于她。她们是这部小说中互为存在互为作用互为依托的两个人。她们终生纠缠在一起，戏剧性的爱与恨、生与死……然后，武则天死了；五年之后，婉儿便也死了。比起年迈的武皇帝，婉儿也许不该过早地离开人世。但婉儿还是死了。这是命数。因为自从她为武则天送别，就谳知了她的生命将尽。那是她们的心有灵犀。那是她们生命的默契。尽管婉儿又苟延残喘了五年，但那五年已形同虚设。尽管那五年她也曾辉煌灿烂，但那浮华的背后早已是命若弦丝。女皇的终结就是婉儿的终结。婉儿惟有去殉了她这伟大的宗教，她的生命才会是完整的。

也许婉儿并不是一个好女人。作史的人总是把她说得作恶多端，好像所有阴谋诡计的始作俑者，都是这个诡诈奸猾的女人。婉儿生于唐朝的混乱时代，她经历了大唐的衰败，武周的兴盛，李唐宗室的光复及至丑恶的武韦之乱。在如此纷繁的更朝换代中，婉儿能一次次逃脱灭顶之灾，大概就是靠了她这诡计多端足智多谋。狡诈也好，聪明也罢，那是婉儿与生俱来的一种品质。其实她人生的目标并不高，无非是，活着。而她又不幸生为卑贱者。那么她怎样生？于是她便只能去逢迎那些能够给予她生存权利的权势者。譬如武则天，譬如唐中宗李显，甚至譬如那个被世人所不齿的奸佞小人武三思。而婉儿接近他们的方式，就是运用她的天赋。婉儿是那种能够全方位使用她的灵魂和肉体来保护自己的女人。她用她的智慧为权势者出谋划策，厉兵秣马。同时，她也会利用她的身体愉悦男人，安身立命。在婉儿毕生的自我保护的战争中，她的身体就是一种智慧，一件武器，她要出色地利用它，让她能够通过身体的桥，抵达那个她无比渴望的生命的岸。

然而婉儿是高贵的。甚至连她的卑鄙也是高贵的。婉儿到底是一个高贵于天下女人甚至高贵于武则天的女人。惟其高贵，婉儿才没有将那万千宠爱作为自己猎取权力的阶梯。没有。婉儿天生的高贵和优雅，使她更钟情于那往来唱和的千古诗篇，和文人雅士的风月清谈。婉儿的高贵还在于这个女人永远是有尺度的，她永远不会让自己去超越她自己的那个生存的限度。那种难得的清醒和难得的自知之明。那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的把握。旁观者清并不难，难的是当局者清。这就是婉儿，她随时随地都能够清醒地知道，她是谁，她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她还知道她的每一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每一次交易的目标又是谁。在她的头顶总是明镜高悬，在她的身后总是夹紧的尾巴。她不停地用智慧和身体同有权势的男人做着各种各样的交换。她做得那么娴熟地道、流畅自然，以至看上去总是那么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但婉儿

同时又知道她的这一份份交易有多肮脏多卑鄙，又是多么地不得已而为之。她是在清醒地出卖着自己的身体和智慧。她别无选择。那也是她生为婉儿的悲哀。她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她是清醒地去作恶，去伤及他人的。惟其清醒，婉儿也才会更痛苦，更自责，更难以解脱，无法救赎。她的高贵使她比世人更加懂得什么是道德良知、什么是天良丧尽。她当然知道自己没有道德良知，她更知道她的道德良知就是生存。无论真善美还是假丑恶，婉儿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活着是这个女人的唯一。

婉儿所谙知的另一条人生的道理，就是忍辱才能负重。于是在婉儿的性格中，忍性便成为了她挣扎于朝廷后宫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唯有忍，忍辱忍羞。那是她的宫婢地位所致，但后来竟成为了她做人处世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她便在忍中周旋。那种方死而后生。那种山重水复。那种柳暗花明。婉儿的一生就是忍的一生。她忍受着做西台侍郎的祖父上官仪和父亲上官庭之的被诛杀；忍受着和年轻的母亲一道被赶进掖庭为奴；忍受着武则天在她的面颊刺上忤逆的墨迹；忍受着爱而不能、空房独守的女人的寂寞。婉儿便是在这不尽的忍中，才真正堪以大任的。只有忍辱，才能负重，又是一种人生品格与理想抱负的交易。婉儿认同了这种人生的游戏规则，于是那所有的痛苦、艰难和不幸，那所有的逼迫、伤残和羞辱，便都是可以承受的了。如此婉儿在忍中学会了承受，她也由此而拥有了一个女人的胸怀。那才是真正的虚怀若谷，后来便成为了婉儿一种生命的状态：在隐忍中的那种真正的英雄气概。也于是婉儿才得以真正地秉国权衡，参与朝政，在那个位同宰相、爵同诸王的昭容封号下，得心应手地在幕后操纵着整个王朝。

如此婉儿走在政治的路上。必得政治，她才终于成为皇帝的嫔妃。然而婉儿毕竟生为女人，她便也有着女人的爱和渴望。虚伪的或者真诚的，或者利用爱以达到别的什么人生的目标。

这便是我在我的书中所描写的另外的部分：婉儿的灵魂之爱和婉儿的身体之爱。那将为我们揭示这个女人更多的也是更深刻的层面。因为婉儿一直是生活在武则天的身边，便使她从少女时代就有了和皇室儿女们接近的可能。她几乎和他们一道长大。她的那一份天生的贵族资质和优雅的气息，便立刻赢得了皇子们对她生生不已的热情。那时候她刚刚走进男孩子们的视野。那时候她还是那么质朴，那么纯真，不懂得宫廷里的残酷和丑恶。于是在那个纯真的年代，婉儿以她清澈的心灵，周旋在李贤、李显和李旦这三个英姿勃勃的兄弟之间，任青春如流水。那是一段怎样短暂的欢乐时光。后来，所有由衷的爱情就全被政治剿杀了。真正的东风无力百花残。一个又一个的皇太子弃她而去。那是一段燃情的岁月，是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恩恩



怨怨,生命中充满了青春的爱和恨,还有反叛之后的变态与扭曲。无论爱有多深都会被政治的铁拳捣碎。当爱被毁灭,婉儿才开始成熟。青春的挽歌是婉儿参透人生的代价——她始才知道身体究竟意味着什么;而爱情这种东西又是怎样地脆弱怎样地不堪一击。

她不再眷恋那真正堪称爱的往事。接下来她便非常世俗地接受了武三思的身体的爱。史书中将婉儿与武三思的关系说成是淫乱。她与他之间应当是那种纯粹身体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由身体所铸造的同盟的关系。他们彼此需要彼此利用同时又彼此帮助相辅相成狼狈为奸。同样是为了生存,婉儿同这个在宦海中风云的男人有着很深的也是很实际的关系。她不能离开他。她甚至依恋他。只是在他们的关系中,唯独没有爱。

而爱的男人是有的,就是那个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崔湜。那是在婉儿中年的时代,崔湜的出现就像是婉儿心中的一道迷人的闪亮。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诗所编织的。诗便是理想便是浪漫也便是美好和忧伤。一种心心相印的绝望。仿佛被置身于地狱的煎熬中。他们在诗中彼此追求。他们用往来唱和,探求着精神和爱情的真谛。他们唯有通过这吟唱,才能彼此触摸相知相与灵肉相依。便是那诗的情愫,将他们的灵魂提升;也便是那诗的慰藉,才能让他们罪恶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安宁和解脱。或者诗才是婉儿的真爱。她尽管置身于那尔虞我诈的丑陋关系中,但是在她心的深处还是孤傲地执著地迷恋着诗,迷恋着诗行所承载的那一份心情和洁净。诗是无以替代的。她便是因了这无以替代的诗,才爱上了那个诗情横溢的风流才子崔湜。她觉得唯有同这个男人在一起,才能有一种超越了肉体的沟通和提升。那便是精神。是婉儿的另一重至诚至圣的境界。

然而史书将婉儿与崔湜的这一重关系也大加挞伐,那是因为历史不能够理解一个身居高位、天生颖悟的女人为什么总是需要男人,而且是那些口碑不好甚至势利小人的男人。所以历史不容忍。所以历史将婉儿与所有男人的关系,统统称之为淫乱。历史不允许婉儿这样的女人有真情有欲望,当然历史更不能容忍那些有着卑鄙魅力的男人,对婉儿这种女人的吸引和诱惑。

便是因了这淫乱,婉儿才变得丰满了起来。那几乎无所不在的至情至爱的献身。于是婉儿在与她爱的男人的交往中,便表现出了一种女人的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她总是以一种两肋插刀的义气,竭尽全力地去帮助那些和她有着关系的男人,特别是当他们遭逢了灭顶之灾的时候。譬如当武三思处境艰难,婉儿宁愿将自己用身体爱着的这个男人献给当权的韦皇后,救三思于危难之中;再譬如她对那个崔湜,更是百般呵护,鼎力提拔。她不愿意自己用



灵魂去爱的这个男人只是个抑郁不得志的小小的朝官，所以她才会不遗余力地举荐他，让他一步一步地升迁着，直到成为朝中那个举足轻重的宰相。而当这个得意忘形的男人遭遇弹劾、贬官、流放的灾难时，婉儿又一次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为这个危在旦夕的男人四处奔走，甚至再一次牺牲自己的爱和欲望，把崔湜送进那些能帮助他的女人的帷幄之中。所以历史疑问，这样的男人值得婉儿去帮助吗？婉儿这样做是显示了她忠贞不渝的美好品性，还是在助纣为虐呢？

婉儿不仅爱那些男人，帮助他们，并且还能够控制他们。婉儿拥有着卓越的控制能力，这一点是在她的教母武则天那里学来的。不同的是，武则天控制的是社稷天下，整个国家；而婉儿控制的则是那些身居要位并且爱她倾慕她的男人。从大唐皇帝中宗李显，到朝廷臣相武三思、崔湜。而婉儿控制他们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这些男人对她的爱。男人痴迷于爱就自然英雄气短。而一旦英雄气短，他们便自然被玩弄于婉儿的股掌之中了。从此他们徒有励精图治之志，因为他们全力以赴的，是怎样获取昭容娘娘的欢心。所以年少的唐玄宗李隆基强迫自己仇恨婉儿。他知道只有恨这个女人才能不被她控制。而只有彻底摆脱了这个女人的阴影，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才能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杀了她。

婉儿便是这样在皇室、朝廷和男人中周旋着。在各种各样的势力中，她总是能够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不断地调整自己，寻找到自己在其中进退有据的理想位置。她纠缠于政治的旋涡中，又游离于那个可怕的相互倾轧的政治机器外。这需要怎样的智慧。而婉儿是智者。她总是能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处，不仅看到眼前权力斗争各派势力的强弱，还能看到未来的天下将会是属于谁的。于是她才能未雨绸缪，今天就选好明天的位置，现在就开始依附未来的势力。这便是婉儿的眼光。也就是她何以能够在险恶的宫廷争斗中将生命坚持到了将近五十岁，并且从一个小小的宫女，一直做到了那个掌握着朝中实际权力、操纵着王室各派势力的帝王的嫔妃。

这样的婉儿，任人评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恨她畏惧她想杀掉她，而这所有仇恨她畏惧她又企图杀掉她的人又离不开她？婉儿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她总是让自己无比重要。她于是逃过了一劫又一劫，她于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婉儿终于难逃厄运，皇室中到底有个人站了出来，将刀刃悬在了婉儿的头顶。这个英雄就是未来的那个伟大的君王李隆基。他挺身而出，英勇杀了婉儿，让这个权秉国政的女人万劫不复。但是杀了上官婉儿的李隆基便从此不得安宁。也许刚刚下令杀了那个女人，他就已经开始后悔了。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来补救这个死于他的意气之下的生命。他终日提心吊

胆，惶恐不安，总觉得被什么困扰着侵袭着，坐卧不宁。以至于在他刚刚登基的开元初年，就忙不迭地让爱卿张说将这位才女娘娘的诗文二十卷结集成册，并令其为婉儿作序。或许如此补偿，就安了这位大唐天子的心，他毕竟是敬佩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的。他想由此而赶走那血腥的梦魇。

幸好婉儿有名垂千古的诗文。这就是为什么李隆基能找到救赎之路，毕竟是婉儿有诗文二十卷可供他完成这艰辛的良心与道德的自我完善。这也就是婉儿之于盛唐文化的意义，是古往今来的史学家们为什么总是将婉儿与男人的关系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却不遗余力地突出着她的贵族出身，和她在诗词中所表现出来的那非凡的才华。所以婉儿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很文化的形象了。与诗和文相联系的一个旷世才女，和大力提倡诗词歌赋的一位杰出女官。她总是奉劝当朝皇帝广置书馆，招揽学士；在她自己府邸开办的沙龙中，也总是文人汇集，诗意盎然。以至于在她的倾力倡导下，朝廷中竞相吟诗作赋，唱和往来，一时间竟靡然成风，那是一番怎样文化的景观。所以婉儿又代表了什么？她不单单是女人，是女官，是嫔妃，她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以婉儿为代表的宫廷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盛唐的文化。

与此同时，婉儿还为提升女人的地位而竭尽全力。在古老的、封建的、男权的社会中，女人犹如草芥。是则天称帝这事实本身，开了女性多问政治的先河，从此妇女们便拥有了施展她们政治才华的无限可能和广阔空间。婉儿承前启后，继续鼎力为女性呼吁。她先是提出为母亲服丧三年；接着又建议提高公主待遇，视公主如皇子亲王，造成男女同权；再接下来婉儿鼓动所有被深锁后宫、不见天日的皇帝近嬖们搬出后宫，在长安市内置设私宅，开始她们作为人的新生活。如此，女人的地位在不经意中被迅速地提高着。婉儿的时代，女人们不仅多问政事，而且拥有了她们自己的感情生活。那是一个女性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止于此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并且很难超越的女性权力的巅峰。想想古往今来，有哪个女人能在一个疆域如此广阔的国家享有如此的权力和威望——武则天的女皇之位；上官婉儿的权倾天下。

便是这样的婉儿，让我对她的故事心驰神往。我想走进她，想知道她在政治的涡流中怎样搏击，在精神的长河里又是怎样徜徉。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绝不想让婉儿只是那个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而且在我看来，婉儿的诗并不是那么好，甚至根本不好。没有性情穿越其中，且多为应制之作。尽管词甚绮丽，但毕竟浮艳雕琢，不曾有一首甚或一行能够千古传诵。与她女诗人的作为相比较，倒是她在政治中的作为更令人钦佩。那才是她的真正价值。那种生存的方式，充满了戏剧性的人物关系，生命的哲学，与各种男人

的纠葛，还有她对政治的病态的迷恋以及她对身体的智慧的运用……所有的这些，反倒令我激动。一种创作的欲望，想探询于这个女人那惊心动魄的生命流程中，想对她的一生扩展和深化，想在思想、在政治、在欲望、在感情、在心灵、在肉体，总之在这个女人的所有的层面上去揭示她，了解她，阐释她。我还想尝试着解释这个女人所有行为的动机和背景。单单是这种尝试就使我对描述婉儿充满了激情和兴致。所以这将是充满了挑战和探索的乐趣的一次写作的过程。想想看，你是在从蛛丝马迹中丝丝缕缕地走进一个女人的心。你是在一层一层地剥开她，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这是个怎样令人兴奋的过程。在历史的框架中，用你所拥有的那一份解释历史的能力，重新解释这些人，重新解释这些人物的关系，重新解释历史，这便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这便是创造性。

这还是一部需要用智慧来结构故事、解释人物的小说，因为在官场中在权术中搏击的婉儿就是智慧的，所以你必得调动起你的全部智慧来丰满和丰富这个女人，使她恢复成那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一个令人敬佩、使人同情，有时候又让人蔑视甚至厌恶仇恨的女人。一个真正的智者。

但是当然，我也许最终还是不能够穷尽这个非凡的女人。我只是把她同我曾经写过的武则天和高阳公主组合起来，使她们成为盛唐女性的一道奇异而壮丽的景观。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些美丽非凡而又成就非凡的女性们。在遥远的皇宫里，各自演绎着她们自己长歌以当哭的动人故事。

然后风流云散。

写作《上官婉儿》已拖了很久。我曾经很多次提到我要写的这部小说，但是直到今天才把它完成。能完成《上官婉儿》我非常高兴。这种高兴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因为完成了这本书就意味着我用一百万字完成了我所了解的盛唐皇室女性的历史。无论如何这是个浩繁的工程。这工程让我很久以来一直处在艰辛的劳作和疲惫的思考中。于是当终结，我如释重负。我的心从此轻松，窗外是夏日的斜阳。

用婉儿来结束这一切，真好。在这个明媚的时刻，我只想告诉读者，婉儿是一个杰出的女人。她生活在古代，和我们今天毫无关系。但是你应该知道她。



最终她秉烛迎候着死亡。那么美丽的生命，和那么宁静如水的气度。在刀光剑影中，毁绝。便也是瑰丽的死。无悔而无怨。也不枉风云的一生。只是那绵绵的情思断了。爱不再有生命可以附丽。又是怎样的哀婉而凄寂，便让那生之一切随风而去。

上官婉儿，这个和武则天一道长留于青史的女人。

婉儿不是宫中的宠妃，而是秉国权衡的一介女杰。以她的倾国倾城的智慧，还有她旷世的才华，将天下操纵于股掌之中。那是上天赋予她的使命。婉儿也貌美，但不是那种国色天香，也不曾因美而动天下。她没有可能利用她的美。那美从她一出生，就注定不能给予她帮助。甚至连性命都不能保证。于是她沐着杀戮的血。在襁褓中，那么小而柔弱的一个美丽的生命，睁大无知的眼睛，看那血色的辉煌。不知道她还看到了什么？透过壮丽的血光。那惨无人道的劫掠，然后便是长长的暗无天日的宫巷。四季的冷暖，包笼着那个掖庭宫中的女孩儿。从此婉儿不再哭泣。以为命定就是奴隶和囚徒。也不再期待，能有浮出沧海的那一天。只挨着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光，读书并且做文。以为那就是最美的生活。以为如此能终其一生。平静而安宁的。和自己的心共同着。深宫永巷中的婉儿不求轰轰烈烈，只愿心里装满了她自己的内容。

但是上天不让婉儿在诗文中成长。她的心有一天突然被那个冷酷的皇后抢走了。从此，什么是成长？就是在无尽的苦难和林林总总的丑恶中。在恨里。在阴谋诡计和相互的倾轧中。那永远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抛却了往日的纯真和无邪。人类容不得一颗纯净的心。这个新的群体邪恶。朝廷被无数邪恶到极致的人，组合着并且统治着。而婉儿不幸身陷其中，那是怎样的生之悲哀。在恶水中挣扎着。出污泥而不染的虚妄。也许婉儿被武则天发现时是一滴透明的水珠，而到了婉儿死期抵达的时刻，她已经是浊水污泥般的最黑也是最长的暗夜。

是谁如此塑造了这个女人？则天大帝，还有肮脏卑鄙的朝廷。忠诚和背叛。被伤害和陷他人于涂炭之中。真的爱和真的不爱。爱而不曾有的性，和淫乱中无法企及的爱，都是些什么？就是婉儿的一生。她真心爱过的男人，和她认真敷衍的男人，全如浮萍一般。无望地随风飘转。只为着生命。只为着这一个目标。急流勇进，或者，忍气吞声。就是这样，让心灵千回百转，让生命跌宕起伏。便也有挥洒智慧才华的乐趣，在其中。治人和治于人。生或者死。那死于非命的终局。

便是婉儿，庄严而平静地秉烛迎向那利剑。利剑在暗夜中那闪闪的金属的冷光。但有烛光那温暖的照耀，还有悬浮在剑刃上的那死亡的勇气。死便明亮而悲壮了起来。只留下那万卷长诗。然后再散失。散失那“惟怅久离居”的别意。再然后岁月将婉儿的诗句散失殆尽，只留下这个女人的千古英名。





在暗夜中,她看到了一片迷蒙的红色。她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血。是血的颜色在她的家中弥漫着。点点滴滴地飘洒着。落到了她的身上脸上。那么温暖的,带着咸腥的甜丝丝的味道。那时候她还在襁褓中。不知道亲人的血意味了什么,更不懂人类的冷酷和凶残。她太小了。那个小小的可爱的宝贝的婴儿。她的圆润的脸颊和樱桃一般新鲜的柔软嘴唇所交织着的,是一首新生的赞歌。一个色彩缤纷的如气泡一般的对生命的憧憬。

小小的婉儿。

当朝重臣西台侍郎上官仪家唯一的后代,唯一的女公子。

蠕动着美丽嘴唇的婉儿哪里会知道她的贵为公卿的家门的显赫,更不曾了悟那沦为阶下之囚的未来的惨淡。如此的跌宕。从崖顶落到谷底。全是命运的安排。是命运的捉弄。她正在被那命运的黑手抓起。这也是依然笑着的,笑出咯咯响声的,并且摇动着两只胖胖的小手的婉儿所不知道的。

这是前奏。序曲后便会拉开这个女人一生的大幕。在公元664年的那个苍茫的寒冬。先是武曩经历了血雨腥风终于爬上了皇后的宝座,集后宫万千宠爱于一身,又先后为李唐皇室生下了李弘、李贤、李显、李旦这四个英姿勃勃的皇子 and 美貌酷似母亲的太平公主。在皇室的欢乐中,唯一的不足是那个当朝的皇帝高宗李治日夜被他的痛风病折磨着。他的身体正在一天天地羸弱,而他的精神也正在一天天地萎顿。于是病重的皇帝力不从心,远离朝政。而朝中不能一天没有天子,于是拥有天子风范的皇后便只能无奈地以女人之身顶上去,垂帘执掌国家的大事。在那个时代,武皇后当然是爱着皇帝的,唯其爱,才不能容忍自己的男人去宠爱别的女人。而在当时的后宫中,在武皇后的淫威下,皇帝几乎就没有嫔妃了。所余不多的能接近圣上的女人,似乎除了武曩,就只有她的外甥女魏国夫人那样的女孩子了。魏国夫人年轻貌美,国色天香。一副愁肠百结的样子。她对他这个终日滞于寝宫的体弱多病

的皇帝姨夫可能本来并无爱意，但偏偏这个可怜的圣上在病榻之上慢慢觉出了无聊和寂寞，希望枕边能有个和他说话的女人。而皇后每日代他上朝与百官周旋，政事的繁忙使他们越来越疏远。于是，在后宫中得以常常相见的姨夫和外甥女自然就走到了一起。那是武皇后为他们留下的缝隙。那时候武皇后将国家掌管得欣欣向荣，她正沉醉于政治的胜利所带给她的成就感中。她想，有她在朝堂，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安心养病了。但是她想不到，那个一向脆弱的圣上竟然大着胆子同她的外甥女卿卿我我，耳鬓厮磨，以至于他竟然许诺了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子做皇后的未来。后宫所发生的这畸形的乱伦之恋，一开始是任何人都没有准备的。没有准备便没有提防，而爱的滋生常常就发生于这种没有准备和提防之间。

这当然是危险的。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武皇后被她最爱的两个亲人之间的这一段让她措手不及的爱情所袭击。

武曌怒火中烧。怎么会这样。面对如此令人伤痛的尴尬，武曌再一次觉出了她在感情世界中的无望和失败。于是大权在握且一向达观的武皇后，竟也开始召方士入禁逐魔驱邪，以泄她心头之忿。而将巫术带进后宫是违反朝廷严禁蛊祝的法则的。而当年为了爬上皇后的宝座，武曌就是以蛊祝厌胜的罪名将王皇后、萧淑妃囚禁并杖刑而死的。在那个后宫的时代，巫术是所有绝望女人的救命稻草。当她们无望，当她们痛苦愤怒，她们似乎就只能乞求那些巫言咒语来帮助她们摆脱内心的那一份深深的情感的恐惧。所以之于后宫的女人，巫术是灵丹妙药。而与王皇后、萧淑妃不同的是，武曌在厌胜的同时，还有着一种更为疯狂的复仇心理。不单单是心理，而且是行动。她是何等女人。她怎么能坐以待毙，眼看着魏国夫人一步步取代她在龙床上的位置。她更不能忍受的，是她的亲人她最爱的人对她的背叛。不单单是李治，是魏国夫人，就是她的亲儿子亲孙子，如若他忤逆了她背叛了她，她都会不顾一切毫不犹豫地他们将他们置于死地。这是被后来岁月所证明了的。更何况一个魏国夫人。

于是，在高宗李治和魏国夫人的缠绵不已、镂骨铭心、不知身后是凶险的时刻，看上去超然大度、不拘小节的武皇后便成功地策划和导演了一幕家宴中鸠杀情敌的惨剧。那个从此踏上不归路的女人，自然就是年轻貌美甚至已不把姨妈放在眼中的魏国夫人。仅仅是一杯家人团聚的美酒，就让有恃无恐的魏国夫人转瞬之间七窍出血，魂归了西天，让那个年轻的皇后的梦想破碎成虚妄的碎片。

高宗李治的痛不欲生可想而知。想不到他在病中的最后的一点爱也被皇后抢走了。他对这个飞扬跋扈、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的老婆简直是恨

之入骨，不共戴天。于是他抱着病弱之躯，强忍着身心的疼痛，即刻行使他天子的权力，以厌胜的罪名向武曌发起了讨伐。他要废了这个无法无天的皇后。他要让这血债累累的女人滚出皇宫。他要用皇后的血，去祭那个可怜可爱的无辜少女。他要让武曌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大唐的天子、后宫的主宰。

其实，这原本是很纯粹的皇帝与皇后之间的个人恩怨，感情纠葛，但夫妻之间的事情一经纳入皇室，就不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朝廷整个天下的事情了。于是，李治在盛怒之中召来的第一个人，就是朝廷中专门执掌文墨的西台侍郎上官仪。硬是把一个才华横溢的今后可能会大有作为的臣相，无端地卷入到了一场后宫男女的争风吃醋中。

这位赫赫有文名的上官仪就是我们那个小小的襁褓中的婉儿的祖父。一个朝廷的命官。一位将五言诗写得绮错婉媚、独成“上官体”的诗人。那时候他正在做官的路上一路青云。太宗时便累迁于秘书郎，及至高宗在位，又将这个辞采风流的上官仪累迁为秘书少监、银青光禄大夫、西台侍郎，可谓身居厄要，举足轻重。不单单是高宗器重他，就是皇后武曌也把他当作自己无比信任依赖的心腹。就是如此的一个上官仪，又招谁惹谁了？也许他全部的过错，就是太优秀太杰出，太被皇帝皇后所看重了。皇帝在愤怒的第一时刻召见他，是因为对他的信赖；而皇后在第一时间打击他，是因为他对她的背叛。而皇后平生最恨的，就是那些背叛了她的人。

高宗歇斯底里，只想复仇。上官仪匆匆赶来时，见圣上正满脸怒气地在大殿里踱来踱去地等他。皇上脸色严厉，嘴唇铁青，往日的温和荡然无存。一见到上官仪，劈头便说，快给朕拟一份诏书。皇后越来越无法无天了。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样的女人怎么能做皇后？朕要废了她。

高宗的慷慨激昂令上官仪周身冒汗。做了多年的朝臣，且耳闻目睹了朝中变迁，以他的经验和颖悟，他深知皇上是根本无法与皇后抗衡的。于是他只能是坦诚劝诫皇上，这种废后的举动事关重大，不是气头上说说就可以做到的。而高宗就更是决心已定，说朕已经忍无可忍了。朕就是要废她。废她为庶人。你就赶快起草诏书吧，这是朕的命令。

于是上官仪拿起笔。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被挤在夹缝中，找不到自己脱身的计策。实际上，上官仪已经意识到自己大难临头了。他没有把握这个懦弱的李治凭着一时的意气就能把武曌废掉。而一旦废后失败，那么第一个遭到杀身之祸的，就一定是他这个起草废后令的上官仪。然而君令不能违。而君君臣臣，又是上官仪为官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于是上官仪只能拿起笔，在诏纸上写下了：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

没想到这几个字墨迹未干，武曌便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卷起了一股令

人胆寒的阴风。她抓起废后的诏书就一步步逼近李治。她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废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十几年来我为你生儿育女;你生病期间,又是我早起晚归为你打理朝政。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又怎样使天下失望了,以至于非要把我赶出皇宫才可以顺人心?你究竟是怎么啦?如果你真的这么恨我,那么就拿着这诏书到朝廷上去宣读吧。现在我的生死就握在你的手中,我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生死也握在你的手中。如果你忍心,就把我们母子六人赶出这后宫吧。去呀,去宣读这废后的诏书呀……

这时候的李治已经周身颤抖。他退着,说不,这不是朕的意思。

不是圣上的意思?那么是谁?

是……是他……高宗李治竟然指着垂立于一旁的上官仪。

是他想废我?

是他,是他叫朕这样做的。

懦弱无能的李治,终于不敢承担废后的罪名,将所有的罪责,和盘推给了上官仪。

这时候满心恐惧的武曌才顾得上去看站在大殿另一侧的那个镇定自若的上官仪。那么是你了?是你要废我?你不是刚刚经我批准才升任西台侍郎的吗?我记得我一直信任你,真是人心难测,那么告诉我这是你的意思吗?

此时的上官仪早已面无惧色。事实上自从皇后走进大殿自从皇上胆战心惊,上官仪就已经看到了他的结局。对皇上把罪名扣在他的头上,上官仪一点也不吃惊。他觉得面对这样一个毫无骨气更谈不上气节的男人,他已无须为自己辩解什么了。这场废后的风波,不过是当权的男人和当权的女人之间的一场角逐的游戏罢了。但可惜的是,他被无端卷携了进去。游戏终会结束,而他已必死无疑。上官仪其实并不怕死。在这个充满了血腥的朝廷上,死人的事他已经司空见惯。他只是有些心疼自己的学问和才华,他本来是可以利用它们报效国家的。他还留恋自己的家庭。他为将与那个刚刚出生的美丽的小孙女上官婉儿做永远的告别而特别难过。他是那么疼爱她。她是他的掌上明珠,他想看着她怎样在他们这书香门第一天天成长为一个才华超众的娉婷少女。他刚刚才感受到婉儿所带给他的天伦之乐。他原以为他的晚年生活会是无比温暖欢乐的,但是,这一切都只能是遗憾了。他必得要替这样的一位天子承担罪名,尽管不值得,但他只能视死如归。

于是上官仪直面武曌,他说是的,诏书是我写的。说过之后,他便大义凛然走出大殿,回他自己的家中等待慷慨就义。

上官仪的刚烈使武曌无比愤恨。她先是将手中的诏书撕得粉碎,然后对着上官仪的背影恨恨地说,好吧,既然你愿意当这个替罪羊,那就去死吧。